家禮源流

庚

喪禮

虞祭 【士虞禮】 註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返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葬之日日中而虞 【士虞】 註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再虞三虞皆質明疏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云日中而行虞事也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虞事 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 【丘氏】 曰所館行禮恐寓他人宅舍未必皆寬敞及哭泣於他宅俗人所忌若經宿以上預先用蓬葦搆屋度寬可行禮似為簡便 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大全答嚴時亨書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主人以下皆沐浴

或已晛不暇即畧自澡潔可也士虞記沐浴不櫛註不櫛未在於飾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雜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儀節同本註

執事者陳器具饌士虞禮賔執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門外註賔執事者賔客来執事也

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註

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疏曰言禮鼎鑊皆在門東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音措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東茅聚沙於香案前【備要】或用撓若日昏則設燭具臺具饌如朝奠【河西】曰或朝上有朔日字朝恐朔字下同○【沙】【疑】按具饌如朝奠云則只有蔬果脯醢而無所謂魚肉炙肝麵米食羹飯矣然則於陳器條既有設匙箸之文而無羹飯可乎此河西所以欲改以朔字讀也宜從丘氏儀節具饌設饌如吉祭之式

陳於堂門外之東（[儀節]陳器同本註但盆帨若所館行禮則不必備但得一可也）

○具饌於靈座前卓子上近靈前一行設匙箸當中近內設酒盞在匙箸西醋楪在東羹在醋楪東飯在酒盞西次二行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脯醢次四行設果實又於卓子前置一卓以盛牲俎○[丘儀]曰按此據禮陳設耳若夫倉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卓面似亦簡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備要]虞祭之具盥盆二一具臺一無臺帨巾二一具架一無架卓子二一設注及盤盞者一置祝版者大床一所以陳饌者酒甁一并架酒注一酒盞二具盤火爐一具筯湯甁香合香爐（見上）香案燭一雙具臺祝版果蔬菜脯醢匙箸肉魚麪食米食（以上各一楪）羹飯各一椀炙肝醋清醬茅沙（截茅一搤許長八寸）熾炭於爐以暖祭饌皆令極熱以合盛出置堂門外東大床上餘同本註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集覽】按士虞禮曰主人倚杖入註云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又按喪禮男位於東女位於西而今曰倚杖西序者何也禮居喪升降不由阼階故致位於東而升降則由西階其倚杖於西序者以此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

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洗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備要】立於主人之右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

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備要】主人及執事者皆跪執注者授注主人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

【沙溪】按家禮虞卒哭大小祥禫幷無祭神之文只於祔祭有之而其下註特言祭祖考妣則其於新主無祭神之禮明矣意者三年之內孝子常居其側故無可祭之義只入哭盡哀而已丘氏補入恐非家禮本意

祝進饌

執事者佐之其設之序如朝奠【備要】以盤奉魚肉炙肝麪食米食羹飯從升至靈座前肉奠于盤盞之南麪食奠于肉西魚奠于醋楪之南米食奠于魚東即二行空處羹奠于醋楪之東飯奠于盤盞之西

初獻

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備要】執事者奉盞隨之北向立

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東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備要】乃啓飯蓋置其南特牲饋食禮洗爵奠于鉶南遂啓會卻于敦南註卻仰也○主人俯伏興稍退跪以下皆跪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士喪禮】註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士虞註】不寧悲思不安也謹以潔牲柔毛粢盛

[曲禮]註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朱子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醴齊 醴猶體也齊酒以度量節作者謂之齊 哀薦祫事 [士虞]疏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尚饗祝興 [備要]置祝版於香案 主人哭 [儀節]以下皆哭小頃 再拜復位哭止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 [饋食禮]註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周禮]天官註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賈氏曰下大夫有膷臐膮此出於牲者也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鴽此出於禽獸者也王氏曰國君庶羞內則所載者三十一物自牛脩鹿脯至於柤梨薑桂是已 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備要]祝文同本註祔祭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祔祭祔父則此下但云謹以清酌庶羞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祔母云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告亡者則父云哀薦祔事于

顯考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母云哀薦祔事于顯妣某封某氏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尚饗〇父告子夫告妻告傍親(并見上題主祝)按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見上立喪主條)〇再虞云再虞三虞云三虞卒哭云卒哭小祥云小祥大祥云大祥禫祭云禫祭〇父告子云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告弟云悲痛猥至情何可處弟告兄云悲痛無已至情如何夫告妻云悲悼酸苦不自勝堪〇小祥則夜處下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〇告子告弟告妻云薦以〇告兄則云薦此祫事告子告弟告妻并云陳此祫事〇再虞云虞事三虞云成事卒哭同但其下云来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母云祖妣某封某氏小祥云常事大祥云祥事禫祭云禫事

亞獻

主婦為之 儀節若主婦行禮不跪不俯伏立傾酒于地〇沙溪按婦人不跪不俯與古禮不同更詳之 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沙溪按家禮主婦條主婦謂亡者之

妻三年之內凡言主婦者似皆指亡者之妻而但橫渠云東酌犧尊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以此觀之初喪則亡者之妻當為主婦虞祔以後凡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更詳之

終獻 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為之禮如亞獻

侑食 ○[禮器]註侑者勸尸為飲食之進[玉藻]註食而勸侑禮之勤也

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備要]扱匙飯中西柄正筋○[沙溪]按凡祭侑食俱有揷匙正筋之文而家禮虞卒哭祔練祥禫祭并無之儀節亦無未知何也○[鄭道可]問侑食下只有添酒之說無扱匙正筋之文竊恐此時主人悲迷禮文不遑盡備故扱匙正筋直在進饌之初侑食只令執事者添酒而已否退溪答曰恐扱匙正筋在進饌之初此說是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 [月令]註門戶之蔽以木曰闔[士虞禮]贊闔牖戶註鬼神尚

居幽闇或者遠人乎

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

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間 記如食間註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疏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丘氏曰若路遠於所館行禮恐不能備可畧去闔門啓門噫歆告利成四節

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也 檀弓註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着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士虞記註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已 祝闔牖戶如食間詳見後四時祭禮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 曾子問註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

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聲歆者欲其歆享之義也 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 備要國俗代以水 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 士虞禮祝出戶西面告利成註西面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猶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嬿䟽以其處主人東故祝西面對而告之若言養禮畢即於尸中間有嬿謂去之○集說或問本註有告利成一句其義何謂今去之何說曰按曾子問註云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蓋古者祭祀有尸主人事尸禮畢則祝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以無尸廢此禮○集考按饋食禮䟽曰祭禮畢孝孫祖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嬿者間暇無事若言禮畢即於尸間暇無事有發遣尸之嬿故直言利成而已以此觀之所謂告利成雖告於主人而其實欲令尸聞而起也是以其下即云尸謖音縮此集說所以以無尸廢此禮歟 歛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 備要祝揭祝文而焚

之止留廞後做此 **出就次** [道可]問大小祥卒哭辭神並知虞祭而虞祭辭神一再拜乃在欽

主之後與吉祭先辭神後納主之儀不同不知有微意否退溪答曰未詳何意不敢聽說 **執事**

者徹 [儀節]用禮生二人一通贊一引贊降神後補祭神○闔門無門下簾食頃點茶執事者進

茶置匙筯旁辭神主人以下皆拜哀止焚祝文納主徹饌餘同本註○[丘儀]曰虞祭於辭神下有云

主人以下哭再拜而前此只是主人行禮而主人以下惟序立而已別無祭拜之文今補入○[輯覽]

[壽]問虞祭無祭神祭儀節雖補入而乃在降神之後蓋既出主不可虛視必當拜而肅之則祭神宜

居於降神之前灌則所以為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則降神宜居於祭神之後今欲先降後祭徼四

時祭為之不知可否退溪答曰虞祭無祭神一節非闕漏也虞者祭之未吉者至卒哭而後謂之吉

祭且祭者謁見之名當是時如事生如事存之兩際故去祭神以見生前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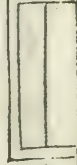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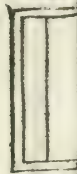
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瓊山率意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病也當從朱子○[道可]又問虞

祭無祭神則如大小祥祭三年之內有常侍几筵之義宜不用祭神之禮至於禫祭乃在祔廟後似與常侍之義不符而亦無祭神敢稟退溪曰豈以禫亦喪之餘故耶○沙溪曰孝子未嘗一日不在於靈座前雖行祭之日無可祭謁之義(詳見上降神條下)

設饌之圖

祝版
湯瓶
火爐
倚杖室外
重行北上
主婦
東向
門
門
降自西階盥手
主人
西
阼
陳饌
寢門
小祥大祥倚杖于門外
祔祭倚杖階下
巾
盥盆
主人
酒注
盞盤
酒瓶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屛處潔地[illegible]若路遠於所館行禮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餘同本註○[illegible]按今世有倍實土將平壙鋪魂帛於內而埋之其實人家屛處難得況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祗而埋之可也○[illegible]按二說不同然奉魂帛升車條別以箱盛之置帛後奉神主升車條魂帛箱在其後又祝曰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以此觀之主與魄不使遷離者恐有意思丘說似長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詳見上上食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巳辛癸爲柔日士虞禮始虞用柔日註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

其靜疏曰葬用丁亥是柔日葬始虞用日中發示
始虞用柔日也[illegible]再虞皆如初註丁日葬則已日
再虞疏曰以其後虞用剛日初虞再虞皆用
柔日始虞用丁日隅戊日故知再虞用已日 其禮
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
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辭改初虞為再
虞祫事為虞事為異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
所館行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為剛日 士虞禮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註當祔於祖廟為神
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取其動也士則
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
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
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

言之以虞卒哭已是剛日他祭在後故亦用剛日也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儀節】若初虞未埋魂帛至祭畢埋之

【集說】曰按傳註天子九虞以九日為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為節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末世大夫僭用諸侯七虞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每七日供佛飯僧言當見地府某王云吁古人七虞之說乃如此哉後世妄誕不足信也

【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註祝先歸宿虞祭之尸宿讀為肅進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為尸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

敷陳曰筵葬日虞不忍一日離去聲也鄭氏曰不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始死小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以虞易奠◯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畀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徃也虞徃至吉祭其禮如何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沙溪按註說可疑愚意所謂變而至吉祭者葬之謂也未葬前乃是凶禮既葬則以虞變奠又變而至於卒哭與祔則爲吉祭矣此言其常非速葬變禮也古崔氏說亦然姑記鄙見以備參考◯虞而立尸有几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

飲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曲禮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程伯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盖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遺書〕○程叔子曰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来女無可以為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遺書〕○張子曰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理窟〕○朱子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語類〕○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盖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看来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盖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歆饗其飲食也若立尸則為尸者既饗其飲食鬼神豈復来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

此所以為盡其誠也盖子孫旣是祖宗相傳一氣
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氣
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
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
盡誠盖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
格況旣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盖速矣曰言今
世鬼神之附着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
神于其子孫者盖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
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上同)○
又曰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上同)○
又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上同)○或問
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
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上同)○問今祭欲用尸如
何曰尸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
想是漸次廢了(上同)○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
尸否朱子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祫每位皆有尸
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
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
甚時○又曰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
不用亦得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

備者了〔上同〕

雜記 重平聲旣虞而埋之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禮數未伸◔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

曾子問 曰幷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葬奪情之事奠奉養之事詳見三月葬條下◑**鄭汝仁**問遭母喪遷父墓一時合葬母之初虞當幷父之虞而行於墓次否抑反哭而父之虞亦當幷行於正堂否退溪曰禮虞則先重後輕今改葬當虞於墓所新葬反哭而虞

喪服小記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祔也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報赴葬者報

虞三月而後卒哭報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緦小功服之輕者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畧於後也⊕答人曰虞祭漸用吉禮著緦巾似當而禮文無據蓋緦巾出於後世故禮文不載耶但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免乃哀飾也虞卒哭去冠而用免者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緦巾似無妨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

不報虞則除之

卒哭【賈氏】曰卒哭者謂卒去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張子曰卒去非常時之哭非不哭也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本註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本註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云 ⊕【士虞禮】疏卒哭對虞為吉祭比祔為喪祭也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

幷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鄉飲酒義】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註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

也○禮運註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儀禮水尊在酒西註卒哭有玄酒即吉也言水表質○朱子曰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不經之甚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大全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醫書平旦第一汲者為井花水

質明祝出主

同虞祭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

並同虞祭

主人主婦進饌

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

初獻

并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詞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士虞〕註隮升也今文為齊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温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illegible]〕答人曰高氏制儀無吉凶之辨温公云云高氏考古雖詳而實跡不若温公之慤實耳〔[illegible]〕○〔楊氏〕復曰高氏

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淸酌庶羞哀薦成事尙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虞祭喪祭故西向告卒哭吉祭故東向告也○沙溪 按儀禮卒哭經帶變麻受葛而家禮畧之今雖不能從古啓殯散垂者至是當還絞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儀禮鄭註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

主人兄弟疏食水飮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喪服傳旣虞翦屛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飮疏曰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爲粥今旣虞之後用麤疏米爲飯而食之不

止朝夕一溢當以足為度飲水者謂虞後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已○【備要】按喪大記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喪服】註受猶承也重服已除以輕服受之也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衰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通解續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上大夫之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喪服小記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註見上虞祭條

檀弓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已語辞卒哭而諱其名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

間傳 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柱主楣 擧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 翦屛 翦去户旁兩廂屛之餘草也 芐翦不納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三升以下

之布麤踈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布相近故稱成也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腰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盖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避也此禮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

祔 【檀弓】註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還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士虞禮婦之喪祔則舅主之 註謂凡適婦庶婦也

【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大全]答王晉輔書曰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語類]問練而祔是否朱子曰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如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輯覽]曰小祥而祔本殷之禮而孔子善之然周人卒哭而祔後世相承之故家禮亦不改而程子以爲喪須三年而祔五禮儀特令大祥乃祔者其折衷於此歟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illegible]禮沐浴櫛翦爪○[沙溪]按丘氏曰今網巾與纚頗相似但古禮只言其去纚之節而不言其還施之時至祔祭主人

以下沐浴櫛髮則此時似當用纚而無明文開元禮及杜氏說雖與古禮不同喪人當斂髮之義則似有據更詳之

器如卒哭惟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缾玄酒缾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退溪】曰此所謂二人以上蓋自少以及多之稱也則以親者【[illegible]】註親者謂舅所生母○【[illegible]】曰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幷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

王父也盖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饋食禮註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 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儀節】具饌每位一卓又於香案裡置一卓上盛牲殂在祠堂則設一卓在西階上盛新主若在他所則設二卓在西階上一盛祖考妣櫝一盛新主櫝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遆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鄭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禮記】註吳氏曰內子卽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盖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之喪主只祔

在祖妣之傍此當爲攄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遞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illegible]答人曰有子妻則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也或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未知如何曰先儒非之固依禮文而云也滉所以云云者夫尚主祭如設酒果等時夫拜跪庭下而妻祔祖妣龕有所未安權藏別室恐未爲大失故耳如何如何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illegible]祔杖不升於堂註見虞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

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于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illegible]若行禮於他所則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奉其櫝以

行置西階卓子上然後啓櫝請主就座○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儀節為牌位而祭畢則焚之○備要用紙牓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叙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

叙立

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叙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

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
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
亦如虞祭之儀

參神

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

降神

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
宗子行之並同卒哭

祝進饌

並同虞祭

初獻

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 【備要】執事者啓飯蓋置其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東向跪 日子前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隮 【丘儀】祔日孝子某止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註稱孝者吉祭欲其祔合兩告之疏曰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兩告也 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 主也 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 孫某云云 【儀節】祝孝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祔母則云適于顯曾祖妣云云告亡者祝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母則改曰曾祖妣云云 ○ 【問解】問祔祭當告于先妣之祖妣

而家禮只云孝子某適于某妣儀節云孝孫某適于顯曾祖妣鄙意大宗廟高曾祖稱神主未及改題今用曾孫曾祖等稱謂恐亦未安如何退溪答曰家禮豈不以與祭主於升祔先考先妣而設故只稱孝子耶雖未改題恐不可以曾祖妣為祖妣也皆所未詳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備要祝立於主人之左南向跪若宗子自為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鄭寒岡曰某出繼從伯父後今遭本生母喪又遭所後父喪本母當祔於本母之祖妣則祖妣之主又在所繼之宗於祔祭某當以宗子主之祝版當書曰孝曾孫孫子某使吾從弟孫哀子某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祔以孫婦某封某氏云云又於本母前曰從姪孫子某使吾從弟孫哀子某薦祔事于從叔母某

封某氏適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否與舍弟並告本母而曰從姪使舍從弟云云情意未安退溪曰雖極未安然舍此無他道理無他故實可作稱謂只得如此若亡者於宗子爲卑幼則宗子不拜稱孝子○喪禮卒哭稱哀子卒哭以後雜記祭稱孝喪

稱哀說見上有事則告註下○通考稱哀說見下禫祭條

祔祭于祠堂圖

高祖	曾祖	祖	考

禫考 祖妣

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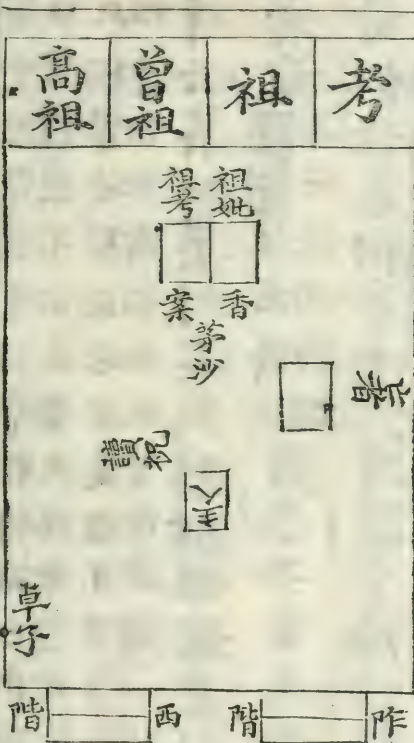
茅沙

祝

讀祝

主人

卓子

阼階 西階

餘見上虞祭圖

亞獻終獻

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並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 家禮註祔已復于寢如旣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士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幣告之之說詳見作主條穀梁傳下

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

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他所則祖考妣之
主亦如新主納之【儀節】若禮行於廳事則奉神主還祠堂主人送至祠堂納主訖後田西階卓子上奉新主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
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
處○【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
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
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
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
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

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
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
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
存羊意本文此下云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
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諐之爲快
○魏氏堂曰愚謂今太廟之制左昭右穆與古
制同則告祔當如古禮告祖品官庶人祠堂之制四龕并列一有遞遷則祧其高祖而曾祖入
高祖之故室祖入曾祖之故室禰入祖之故室
空其禰之故室以俟新者當從朱子之意告禰
爲是故前卒哭祝文舊告祖考今改爲顯考○
退溪荅盧寡悔曰今爲同堂異室之制一新主
入而羣主皆遷動獨告祖雖未安猶有存羊之意獨告禰則與古違而今亦非宜如何如何且
今人廬墓葬不返魂祔既失時至喪畢乃返而
或都告羣主而入新主皆非禮也故愚意獨祔

於祖新主猶未入其龕且祔於祖龕或祖龕有非便則廟中別奉安羣主依舊在各龕及禫後時祭新主與羣主合祭畢還主之時祧遷與新主依禮入之則旣不失祔祖之禮又不遺羣祖皆告之義恐兩全而可行也又曰龕以東西分昭穆旣非古又非今刱作此制恐多窒礙行得罪於先王之典也

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旣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朱子答陸子壽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朞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愼於闕疑以為旣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

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旣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旣徹之後未祔之前尙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天全)○又答書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專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云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起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喩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

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又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遠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巳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大全)○【大全】胡伯量問士虞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橫渠皆曰喪三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返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靈座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旣祔自當還主於廟若復主于靈座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似文具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

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某向來卒哭後既失祔祭之禮不知練時可以權宜行之否朱子曰祔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有明文遷廟則大戴記以爲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疑若已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撤去几筵亦有未便記得横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便寄去矣

檀弓 卒哭曰成事明日祔于祖父孫必祔祖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喪服小記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

其昭穆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諸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無兄弟亦祔宗族之疏者已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必以昭穆也○【語類】朱子曰祖為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于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如魯昭公冠于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卑孫不可祔尊祖孫貴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上言已則中一以上而祔令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舅所生母◇【大全】或問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親者是妾祖姑婦却是嫡婦妾祖姑祭於孫止婦乃傳重入廟者豈可以混於彼乎朱子曰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

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唯宗子去國以廟從

祔杖不升於堂 註見虞祭

雜記 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祖爲士孫爲大夫可以祔於祖之爲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於祖之大夫者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祔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禮於高祖昆弟之爲士也王父母在亦然者孫死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中一以上而祔與

此同義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註見首條下○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故也註見上小記下○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攝女君之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自主若練祥則其子主之不攝女君之妾君不主之○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孫之附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附於祖疏曰王父雖附未練無廟孫得附於祖其孫就王父所附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功衰見上此言

居父母喪身着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嘗附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今按已是曾祖之嫡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嫡孫為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嫡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而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尊而神之不以名呼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示未成婦也註見婚禮條下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小記註小祥之祭乃孝子曰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

自喪至此不許閏凡十三月 通典 鄭玄云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喪遇閏月議 東晉謝攸孔粲議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 宋書 立適之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建平王宏謂適之議不可準據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禫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為議而閏巳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

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前後月則春夏永華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後三載既失周歲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通國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朱子】答曾無疑曰令兄成服太晩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大全〉○【沙溪】曰此適子為然庶子聞喪在後則變除之節亦計日月之數哭而行之不敢祭耳

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倣此

儀【備要】按卜一月而練者擇日如禫○又按父在為母與為妻雖十五月而畢喪然實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者正當期年之數也不可謂以月計而筭閏也○【雜記】三年之喪既顈按卒哭受葛無葛用顈其練祥皆行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

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祭也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洒掃滌濯主婦率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為冠【集覽】按喪服疏既練練布為冠以此觀之所謂練服之服恐當從布字讀五禮儀引此條亦作布去首絰負版辟領衰【集覽】按儀禮禮記經傳通解及杜氏通典開元禮等書并無小祥去衰負版辟領之文而朱子家禮從溫公書儀去之從俗禮也今依古禮不去衰負版辟領未為不可然此已經溫公朱子而未之改焉後人遵而行之亦可也婦人

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朞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禮弓】註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父在為母有所屈以三年之變而斷於朞者其情猶可仲○【丘氏】曰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為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製今考之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為小祥之稱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所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註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裡縓緣葛腰帶繩屨註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經也繩屨用麻繩為屨也又小記曰練皆腰經杖繩屨今擬冠

別為練其制縄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麤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經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按温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經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盖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經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舊裙不令曳地意古禮以小祥為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為練服如右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麤熟麻布為之庶稱練之名云○【補受】〈小祥之具〉冠如初喪之制但用稍麤練布為之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按圖式練除受服圖中衣及冠以練為之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儀禮則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也今依圖式冠與中衣練之而衰裳則以大功七升布改製而不練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相合矣然横渠用練之說圖式引之而不以為非家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練布則雖并練衰裳亦不為無據未知如何○【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若不能改備者仍舊亦可腰經

按儀禮卒哭服經帶註變麻受之以葛家禮卒哭無變麻之節小祥亦無變帶之文丘氏用古禮意小祥腰經以葛為之(頳或熟麻亦可)葛帶三重四股(見問傳及圖式)絞帶按圖式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今從家禮雖無虞變而練時若用古禮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婦人同履用繩麻為之杖曰舊中衣用練婦人服制亦用稍麤熟麻布為之首經以葛為之腰經除之○用長裙之制則截之

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經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經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士虞禮**丈夫脫經帶婦人

脫首經不脫帶註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脫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疏男子既葬首經腰帶俱變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葬直變首經不變帶故云少變也○男子重首婦人重腰說見下間傳註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爲疎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爲正張子曰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勉齋黃氏曰練再受服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朞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又曰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衰服斬衰章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

子嫁反在父之室䟽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䟽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横渠又曰練衣必鍛鍊大功之布以為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盖以受始喪斬䟽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據横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䟽之說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為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儀禮續)

◑退溪答人曰家禮於期只練布為冠不別有功衰乃古今損益之宜頃年廷議 國恤於練亦不別制服為定今當遵依練中衣則依示新制為當又曰既以練為冠武纓自當以溫麻為之頭巾亦當用練不可獨仍生布也纓依楊說受以繩纓合於漸殺之意也◐又答盧寡悔曰

練服升數有殺當為別製往年廷議詳考古今禮文而歸定於不別製恐此等事當以吾從周之義處之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并同卒哭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虞[illegible]疏】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與朞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

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祝止之

降神

如卒哭

三獻

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 音註 薦其常事註 薦其歲之常事也○ 士虞禮 薦此常事註古文常為祥旣以虞附之祭非常一朔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也

尙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皆如卒哭之儀 備要 徹饌 補

止朝夕哭

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喪大記大夫士朔日歸哭見下 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 雜記疏不以殺禮而待新吊之賓也 然後敍拜 或問練後雖廢朝夕之哭而只於晨昏展拜几筵似合情禮退溪答曰至當至當或問曰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并與上食時哭臨而廢之恐未可也退溪曰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已意行之亦恐未安古之篤孝一節人或有如此若知禮君子自當依禮盡誠而行之恐未宜特出踰禮之行以徇情而拂俗也○沙溪按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哭于宗室蓋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庶子爲大夫士者至小祥各歸其宮今朝夕上食三年不廢則庶子當如適子終喪在殯

宮也○又按小祥後雖止朝夕哭至於上食則當有哭泣之節退溪以為不當哭可疑近世諸先生皆謂既為祭奠不可不哭

始食菜果

喪服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註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素猶古也謂復平生時食也䟽平常時食者專據米飯而言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退溪 答鄭崐壽曰小祥後徃來本生喪時在途及廬中恒服恐不得輒去衰服入于本生几筵前則亦難以衰服服王色而入卒事退反衰服如何

【家語】子貢問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季康子練而無裹子游曰練服而可以除裹乎孔子曰無裹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將欲小祥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裹與冠則亦必同小祥之制有司執事者去杖致敬也

◐ 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練時除服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并擧然祭非爲練設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吊此言父在爲母

◑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

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將祭將行小祥大祥祭也乃是異宮兄弟之喪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以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喪祭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雖虞祔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主人之酢嚌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不擧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擧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擧亦非禮也退溪曰吾東方喪記毁廢世俗例於送葬祥祭之日喪家必設酒食以待吊客之無知者或醉呼達夜甚無謂也

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寢有席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男子除首婦人除要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經此易輕者

檀弓 練練衣黃裏縓緣 疏小祥而着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以練為中衣黃裏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裏而已縓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褏之緣也○語類朱子曰縓淺絳色小祥以為緣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凶盖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

葛要經繩屨無絇 小祥男子去首麻經惟餘腰葛也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 角瑱 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君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微飾故用角為之 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疏冬時吉凶衣裡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裼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裼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裼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裘裏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

着襦衣○今按袪者袖口也此所謂袪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旣袪以為飾故裼之可也

雜記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醧鹽酪可也酪說文乳漿也

喪大記旣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謀家事◐婦人喪父母旣練而歸**熊氏**曰喪服註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返其所治士則卒哭而返其所治雜記大夫次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旣練

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

大祥

祔廟告辭備要補 按丘氏曰未改題只書官封稱號而不書高曾祖考妣然愚意以子孫而不稱屬號恐未安祔祭祝辭尚云適于某考某官府君何可以未改題而不稱屬號也今改之如左○五代共爲一版自稱以最尊者爲主後同○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若只祭三代則無五代祖)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大祥已屆禮當祔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曰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爲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櫝待父死然後告遷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餘同按父先亡

母喪祥訖依丘禮祔于考龕而從祫時合櫝爲宜蓋儀禮禫月吉祭猶未配以此推之母喪纔畢不可即與父合櫝明矣○或曰以父雖先入廟母喪畢且祔曾祖妣俟祫時配于父爲近古意更詳之

再朞而大祥【士喪禮】父母之喪三年而祥○【朱子】曰親喪兄弟先除者先除後除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語類)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

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皆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脚黲【韻會】七感切紗幞頭黲布衫

梳愚伏曰疑旒

[illegible]

布裹角帶垂脚為隱黲音慘○丘氏曰按說文黲淺青黑也朱大祥間假以出謁者集覽朱大祥之間只於出謁之時着之至於大祥始常服也●寒岡問朱大祥間假以出謁者等語置之不敢知沙溪答曰宋時或朱大祥間服此服出以謁人此非識禮者之所為也宋子以此服色微吉故移大祥之服也寒岡曰來教得之為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為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儀節今世無垂脚幞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履●備要冠黲色笠五禮儀白笠服黲布衫婦人以[illegible]黃青碧為衣履五禮儀白衣白靴婦人純用素衣履

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喪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

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大全 本文實文卿問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朱子答云云

告遷于祠堂

以酒果告 酒果告遷之禮出開元禮 如朔日之儀 大全 朱子答曾光祖書曰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凡遷奉新主入 廟似亦稍合人情 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 儀節 祝文維年歲次 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 某官府君某封某氏 某官府君某封某氏 某官府君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 某官府君某

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曾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丘氏曰祝文神主只書官封稱號而不書高曾祖考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又按喪小記父母并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届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于祖妣於禮當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玆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於先考并享不勝感愴并同

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遆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

退溪答人曰祠堂三龕欲增作四龕而患狹隘與其取東壁添作一龕愚意不如取西壁添一龕為得之蓋西壁東向本始祖居尊之位今以為高祖之室非但有居尊之義

仍不失遞遷而西之次未有不可若考妣居東西向古禮無可據矣○沙溪曰祔高祖於西壁既非昭穆有似班祔恐不若考妣東壁曲坐之為愈○退溪答盧寡悔曰西壁作高龕一事曾已答人矣後來思之猶有未安今始作廟而如是創為之窃恐見非於家禮愚意祭四代則作四龕祭三代則作三龕為宜

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

語類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朱子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程叔子曰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鄭道可問祧主無繼宗主人則諸孫中只以次子之嫡孫主之否抑擇其雖非支宗代稍近而年稍

大者乎退溪曰禮只云代未盡最長之房不分適支也○退溪又答人曰代盡之主遷奉於族宁代未盡最長者之家祭之既祭於彼安有宗子復祭之禮乎○集覽問最長之房曰古人屢世同居者於一門之内子孫各有私房以居亦若儀禮所謂南宮北宮然祠堂若有親盡之主當遷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遷于其中最長之房以祭之也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唐元陵儀註祔廟之後禮官率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大祝奉栗木主并匱置于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置匱遂埋之而退其餘改題遞遷如前儀節如朔參儀讀祝再拜主人進奉主于卓子上執筆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裹暫置卓子上改題畢主人自奉其主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小退立再拜復位四拜焚祝禮畢○備要告遷用揚氏附註議移於禫後吉祭前○退溪答奇高峯曰所論祧

遷之禮有難行者非獨德門為然喪門亦正有此事而更甚焉大要皆由於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之說而生出此多違礙也混曾祖神主在小宗家向來族姪主祀已爲祭四代也年前族姪死而族孫主祀則為五代矣俄而此子又死而族姪之孫今當主祀則又為六代矣若以今制處之當族姪主祀時曾祖當遷于最長之房第以門長有議謂曾祖於吾門最有庇蔭不當循例祧遷因仍未遷之間族姪父子相繼死亡猶以族姪妻尚在契可以未遷今則姪妻又死曾祖遷奉在所不契而主祀者尚守門議不欲遷出而其下亦有當祧二位旁講求古禮欲各遷奉而時未之行聞今都中士夫家率用母在不祧遷之說凡母在者父喪畢藏其主於別處以待他日與妣同入廟始行祧遷之禮祖母曾祖母皆然云可知人情於此皆有所不安者意亦甚厚然詳考禮文竊恐未為得禮之正也謹按家禮附章註高氏但言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遷遷祖妣云云不言母在而祔考則不可遷遷祖考楊復亦但言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

祔同遷而已亦不言母在祔考則母為主云云來
畢未遷尚祔於祖考待母喪畢遞遷祖考祔祫考
祔同遷也又大祥章改題遞遷新主入廟等事皆
為父喪而言未嘗言母若在則不可遷行改題遞
遷等事且當置考主於別處俟他日母喪畢後方
可行此禮也聖人非不知母在而遞代為未安其
所以如此者何也父既死則子當主祭子既主祭
子之妻為主婦行奠獻母則傳重而不奠獻故曰
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蓋夫者
婦之天夫存則婦雖亡而不易代夫亡則婦雖存
而以易代論斯固天地之常經尊卑之大義聖人
之制禮以義裁之而孝子之情不得不為所奪焉
故也昔胡伯量問於朱子曰先兄既娶而死欲為
之立後既立則當使之主祭則其之高祖亦當祧
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
祖祧去情雖未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
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今詳此言亦不論母之在
否而直如此斷置豈非所謂無可如何而然者耶
由是觀之來諭所謂曾祖之妻尚在埋其曾祖之
主奉祀者之祖母尚在埋其祖之主雖皆未安恐

不得不限於禮而奪於義也其中有云曾祖於主祀者爲高祖在今當遷而勢難行焉則恐此事不須以母尚在爲說只據家禮祭四代之義而祭之雖若少違於今而正是得合於古至其上又一代則在古制當祧雖用母在之說猶未宜留奉况不用乎恐於遷奉雖有難勢舍此更拄撑不得也然德門六代預料而言之耳如弊門已見其事而遷奉之擧尼於門議雖考得禮意如右而尚未能斷然行得承問之及深用愧惕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 【沙溪】按有事則告今新主祔廟不可不先告祠堂（告辭見上）

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 【大全】鄭子從問旣除服而父之主永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同在寢耶朱子曰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退溪】曰子從時遭父母偕喪而將先除父喪故有此問

○備要祝跪告曰請入于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儀節至祠堂安神主于櫝○大全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祔于東邊西向俟祫畢然後遷

徹靈座斷杖棄之屛處

大記註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截斷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張子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之用故有焚埋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毁之之文惟杖則吉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當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毁喪服者必於除日毁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塋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理處)○開元禮父母之喪周而葬者葬之後月小祥再周而葬者葬之後二月練又後月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未再周葬者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

七月禫○【補要】按國制國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私喪二祥未知其必不可行○【退溪】答人曰許喪畢喪服置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獘則焚之今人喪冠服并杖付火恐或得宜也婦人喪服不須別有議也家禮但言斷杖棄之潔處不言經他禮文亦未見有擧經處來諭並經言之何所據耶又曰喪服似當焚之但家禮不言他禮亦無焚之之文不敢率意為恐唯以不褻用為可耶沙溪曰橫渠理窟云云以此觀之不可不焚之

奉遷主埋于墓側【補註】所謂埋于兩階之間者也沙溪按兩階指廟之兩階而言補註說可疑

【儀節】補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卓子陳于廳事上質明主人奉遷親盡之主于卓子上序立以下如朔參儀辭神焚祝執事者用盤盛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埋主祝埋畢始面祝文式維年月日辰孝玄孫某某敢昭告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

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拜告辭尙饗○[illegible]曰楊氏附註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旣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附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於橫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吉祭前一夕以遷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祫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夫所謂合祭者即橫渠所謂祫祭也家禮時祭之外未嘗合祭者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于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爲此儀節庶幾不失云○[illegible]按士虞禮是月也吉祭則古人於禫後遇四時祭時合祭新主可知丘儀所謂設新主何所者似指世數已滿者言若已滿而又陞新主則是五世果似未安似當以新主祔位於東壁下祭畢遷祧後始入正位恐當然則未滿四世者直爲正位無妨耶

始飮酒食肉而復寢

大全 問比者祥祭止用吾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朱子曰踰月爲是

禮【輯覽】移此条於禫後○【備要】用儀節○【南溪】曰按
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床由是觀
之則禫猶未可以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脯而已而
況大祥乎今超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大祥後惟
復寢至禫後乃卧床庶幾得禮之意○或問司馬
公論喪章首云禫而飲酒食肉其下則曰大祥之
前皆未可以食肉飲酒是據王書之說二說似有
前後之不同退溪答曰此事禮家已有兩說中月
而禫本謂大祥月中自鄭玄訓中爲間之後遂爲
二十七月而禫朱子以王肅說爲得禮本意故家
禮大祥後飲酒食肉而禫從鄭氏說禮宜從厚故
也其後丘氏移飲酒食肉於禫後故今入以是通
行皆是從厚之意耳以孔門弾琴一事觀之可知
王肅非誤也○【陶菴】曰家禮大祥日飲酒食肉而
復從五禮儀移於祔後而猶是祥日也丘氏移於
禫後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而弾琴不成聲十日
而成笙歌以此觀之豈有鼓琴笙歌而不食肉之
理乎且古者大小祥皆卜日而祭家禮始用忌日
而祭[illegible][illegible]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朱子豈

不思乎而係飲酒食肉於是日何哉意者朱子既
移祥祭於忌日以從簡便而不敢并去古制以示
有從之意而已非如行禮節次之不得進退者也
是在觀者因文而尋義酌情以處事自其翌日而
行之則無不可矣又今國俗皆過禫後乃始食肉
雖從俗亦何害乎 因 集覽 按喪大記祥而食肉之
文與間傳所謂禫後始飲酒先飲醴酒始食肉先
食乾肉之說不同家禮所謂大祥飲酒食肉之說
曰喪大記有此說非闕文然不可從也○集說大
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從御鄭氏謂御婦人
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
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
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吉
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不御於
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間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
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丘氏克寬曰愚
按禫而從御鄭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
集說取杜說近是則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
不塗寢苫枕凷既葬柱楣塗廬既練堊室既祥黝
堊皆不御內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於內復

寢參之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則御謂婦人之當御而非御職事明矣○[大全]問喪大記有言祭而復寢之文不審所謂言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朱子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言祭者超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所說○[沙溪]按古禮祥月便禫故雖有分言祥禫之祭而例以祥包禫而言者故禮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成笙歌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以為責人已甚然又曰踰月則善也今家禮大祥後飮酒食肉復寢之文正因喪大記之文而大記之文亦包禫而言之者也此等處當活看者可也若以為朱子之意必於祥日飮酒食肉復寢云則恐滯泥而不通也

問祧主[illegible]曰祧之言超也言超上去意也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

只埋於墓所語類問祧主當還何地朱子曰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間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太遠者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廟有夾室祧主皆藏之今士庶家不敢僭立始祖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

李繼善[illegible]名孝述幡之從子朱子答書云所示疑義甚精到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古弼字○[illegible]名謨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持守不懈益勤以為賕然歸匣恐亦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

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横渠説三年後袷祭於太廟【程氏祭禮】曰祫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蒸諸侯嘗祫蒸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毁廟之主皆升食于太廟此大祫毁廟未毁廟之主而祭之也○庶人無祫但合祭四代於正寢【集説】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註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而舜弢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

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　退溪答人曰大祥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漸殺之序所當然也或問祥後禫前朔望奠其於家廟素行朔望者則可行於廟其不然者行於何所退溪曰依家禮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則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之可也其或既祥且祔祖廟者亦只得依古禮行之○沙溪曰朔望請出奠於正寢似為過重

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

合祭而後遷盖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illegible]曰三年後祫祭之三年謂禫後也未禫不可謂喪畢又不可以吉服入廟故俟禫後行祫祭但士大夫祫禮不可考今以時祭當之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與爲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爲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爲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禮辨昭穆孫必祔祖凡合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

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吉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祧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并述其說以俟參考

【退溪】曰竊詳朱子之意初述家禮惟以酒果告遷者豈不以喪三年不祭禮也而祫祭群室乃禮之大者非喪中可行故也歟後來又以迭遷至重引張子語以為禮當如此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今如右行之則於祔既不失孫祔于祖之文於遷又以見迭遷繼序之重亦無古今異宜難行之事在人所擇也

○【丘氏】告祔遷祝文曰

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語類】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朱子曰黙地祧又不是也

【雜記】朞之喪十三月而祥

【喪服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擧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擧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男子除首絰婦人除帶次月祥祭乃除裏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大祥吉服而筮尸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詳見小祥章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疏曰於夕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祭期也朝服為着緇衣素裳縞冠也因其故服者謂明朝祥祭時主人仍着前夕朝服也又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

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息廉反陸氏曰綅黑經白緯曰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illegible]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來吊者雖不當縞謂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也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着此祥服縞冠以受吊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

[illegible]又朞而大祥素縞麻衣 疏曰大祥祭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着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着縞冠以素紕之身着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

[喪大記]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飮酒者先飮醴酒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黝治堊室

之地令黑堊塗堊室壁令白皆稍致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傳】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此與喪大記不同或記者所聞之異或各有義歟

【雜記】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祭亦受獻之時則啐之也○【□□】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章聞尊長鎭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朱子曰不安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粱肉綦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
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朝祥暮歌固為非禮
特以禮教衰廢之時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哂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
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月又豈
多有日月乎但更踰月而歌則善矣 ◐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
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禮既祥白
屨無絇縞冠素紕組之文五彩今方祥二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識其
變吉之速蓋者疑辭恐記者亦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 ◐ 顏淵之喪饋祥肉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
傷之情也○**程叔子**曰此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其

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忌則亦何必彈琴(亦見理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illegible]曰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幷為仁矣(外書)

禫士虞禮註禫祭名也古文或為導

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語類或問為祖父母承重有禫否朱子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便與父母一般○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間一月也〔士虞禮〕疏間 側間之也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

七月〔張子〕曰三年之喪禫亦筭之(理窟)○〔沙溪〕按 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家禮著其月數而小祥則曰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大祥則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至於禫乃曰上文而復曰自 喪至此不計閏凡幾月云歟今或有祥後不計閏(中二月而禫者恐非禮意也)張子曰三年之喪祥 禫閏月亦筭之宜從之○又按前後有喪則前喪禫祭不可行於後喪中亦不忍於凶時行吉禮意 也又不可追行於後喪畢後蓋過時不祭也朱子之意若鄭註 開元禮皆然

〔司馬溫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

也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

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

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歌檀弓曰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王肅】註縞生絹也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詩】素冠註白經黑緯曰縞又出其東門註縞白色也書註黑經白緯曰纖又曰縞又曰禫徙月

樂【方氏】曰是月禫徙月樂者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三年問曰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

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退溪】曰律定勅受教律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

也○【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

肅之說【沙溪】按通典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者是也於是月禫徙月樂

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爲當

大全 胡伯量問中月而禫朱子曰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註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是月禫之說爲不同耳今旣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illegible]或問朱子曰從鄭說爲未當今宜何從曰歷代多從鄭說固宜從厚也國朝之制三年之喪亦皆二十七月而除豈敢違乎

前一月下旬卜日

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

曲禮 凡卜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註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徵俾孝心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

屬々【集說】或用二十七月終日亦甚便

或丁或亥

【儀禮】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註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俱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言事先近日唯用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已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此即己亥是也必須亥者陰陽法式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劉璋】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所以取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大抵郊祭卜辛社祭卜甲宗廟卜丁無取於亥註家不論十干之丁巳專取十二支之亥以爲解其失經意遠矣直舉丁當亥一日以言之其意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皆用之云爾

設卓子

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环珓曰环卜具珓竹环珓判竹根為卜之具或作筊筊或云用竹根長二尺判為二為之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熏珓易筮儀置香爐炷香致敬将筮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将以来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享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将以来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

考其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儀節】主人素服三旬不得吉用忌日

禫祭卜日于祠堂圖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他如大祥之儀 [儀節]設卓子一於西階上

○[備要]父在為母心喪者白布直領衣黲布笠黑帶按家禮無設次陳服可疑

[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必玄註祭用玄端黃裳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為黃裳也○[雜記]祥主人之除也註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禪祭玄冠黃裳三也禪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疑禮]甲戌間鄭相澈在中以禪服制問于皇朝禮部郎中胡僖其答略曰經云禪而纖疏云禪祭玄冠黃裳禪訖朝服纖冠則禪祭自有冠服非即以大祥之所服者承祭也今考之家禮小祥前一日設次陳練服厥明易服行事大祥前一日陳禪服厥明易服行事於禪祭元無設次陳服之文似即服前禪服更不別製矣家禮論喪服一

節朱子或未詳訂歟且禫而後陳禫服序也今
當薦此祥事之日而先陳禫服人無不徵疑其
問我朝議禮考文採用家禮大明會典所載喪
禮一節據此裁定士大夫遵照通行募祥禫服
制參酌時宜小祥日用粗熟麻布爲冠服大祥
日用細熟麻布爲冠服卽瓊山儀禮意也但白
布裹帽家不盡用儀節耳及至禫祭卽服前禫
服承祭畢始易紗帽衣帶亦有就用烏紗帽青
團領黑角帶皂靴承祭者要之不忍遽着吉服
則同也于此可以得禫服矣禮經所謂黑經白
緯之布今世無織者而淺青黑色則之如藍青
布近矣又以蔥白玉色綃顔色皆其類也今大
祥後服則不尚此顔色○答金甫夫曰家
禮無陳禫服之文豈不以喪服之漸變者當陳
吉服之卽常者不當陳也耶且旣祭之後改服
之節又當何如而可納主而後變則是不告神
以喪畢之故抑未納主而吉則吉後都無所爲
於告神喪畢之節恐皆未安也常觀禮經自禫
卽吉其間服變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如此
後世固未可一一從之故家禮只如此今若以

尚有哭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之素服而祭如何○鄭道可問禫服家禮既無所云儀節只云素服詣祠堂更無易服之儀今俗則例以吉服如大小祥陳服易服之節此如何退溪曰不依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節吉服着在何日○[illegible]曰今有或者之言禫祭不可遷着純吉之服世或有用其言以素服為是者以雜記間傳觀之祥祭着微吉服祭訖反着微凶之服禫祭着純吉之服祭訖服微吉之服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矣或者之說恐不然且退溪所答前後不同不可歸一以何服色為從乎補註所謂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者蓋小祥易練服大祥易禫服禫祭宜亦言吉服間傳所謂禫而纖無所不佩是也厥明又卜日祫祭於禮畢矣云云此補註之言恐為得之更詳之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

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為禪祭祥事為禪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備要〕神主猶祔祖龕不哭〔儀節〕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焚香跪告辭曰孝子某將祗薦禪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再拜奉主就位餘并同本註祝文式年月日孤子某云云禪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下云云補飲酒食肉而復寢○〔鄭道可〕問禪祭尚稱孤哀子乎退溪曰恐當如此○〔沙溪〕曰禪前書疏當仍用孤哀

〔喪服小記〕為父母妻長子禪此言當禪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禪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禪記者畧耳○宗子母在為妻禪父在則嫡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禪父没母存則杖且禪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禪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禪矣○〔質疑〕曰非宗子而母在者杖而不禪

○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雜記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

間傳 中月而禫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禫而床禫而纖無所不佩禫祭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着纖冠身着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所不佩

檀弓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朞之喪則其月異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矣○**大全** 郭子從問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爲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爲拘朱子曰獻子之哀

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一
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喪大記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註見大祥復寢條下 ○ 退溪與人書
曰闋禫後仍不毀廬室恒處其中朝夕上食就
前行之不審此禮何所攄然乎昔後漢趙宣以親
墓隧道爲室而在其中行喪二十年仇香按得其
服中多生子怒而治其罪今君廬室亦趙宣之類
世有仇香安
知不以爲罪

吉祭備要補 按家禮無吉祭今采
古禮及丘儀補入

士虞 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註是月禫月也當四
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 熊氏曰不當四時祭
月則待踰月也又疏曰禫月行四時之祭而猶未
得以其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禫
以前不以妃配又云禫月吉祭未配後月吉如少
牢配可知按踰月而祭是爲常制而禫祭若當四
時正祭之月則即於是月所行之蓋三年廢祭之
餘正祭爲急故也祭時考妣異位祝用異版祭後

合櫝若踰月則祭時合位如時祭儀似合禮意○又按父先亡已入於廟則母喪畢後固無吉祭遆遷之節矣然其正祭似當倣此而行之

改題主告辭毋先亡則父喪畢後亦改題 按祭三代雖時王之制然程朱皆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我國諸賢亦皆祭四代云○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顯曾祖妣某封某氏顯祖考某官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神主今將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出主告辭五代孫某今以適遷若父先亡母喪則云今既免喪有事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若只祭三代則云高祖妣下列

書各位)以某親某官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
就正寢恭伸奠獻
一 合祭埋主祝(見儀節)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
干支朔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
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若只祭三代
則云高祖)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
主入廟先王制禮祀止四代(只祭三代則云三代)
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將埋于墓所(若族
人有親親未盡者將徙于其房則此下當云將遷于
一 某親某之房)不勝感愴謹以清酌庶羞百拜告辭
若本龕有祔位此下當云并埋某親某官府君某
親某封某氏)尚饗
一 合祭祖以上(祝見高儀代各異版)維年號幾年歲
一 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玄孫曾祖云孝
曾孫祖云孝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
顯高祖妣某封某氏(曾祖祖位祝倣此)某罪逆不
滅歲及兄喪(若父先亡母喪則此下去世次以下
不敢不至十六字用時祭祝時維以下語)歲次迭
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謹以清酌庶羞
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

尚饗

合祭新主祝(見儀節○若禫月行祭則考妣異版)

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喪制有期追遠無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禮隮入于廟(若母先亡則列書顯妣某封某氏若父先亡而母喪亦列書考妣云某親喪期已盡禮當配享而用時祭祝時維以下語○若父先亡母喪而禫月行祭考妣異位則以於妣位云喪制有期追遠無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於考位云某罪逆不滅歲及免喪式遵典禮將配以先妣而用時祭祝時維以下語○若母先亡父喪而禫月行祭則於妣位云某罪逆不滅歲及免喪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謹以清酌庶羞祗薦歲事尚饗

禫之明日卜日(士虞記吉事先近日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踰月亦用上旬或丁或亥餘與下時祭卜日儀同)前期三日齊戒(如時祭儀)前一日告遷于祠堂(以酒果告如下朔望儀但別設一卓於香卓之東置淨水粉盞刷子木賊硯筆墨於其上主人斟酒再拜

訖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告
遷祝文(見上)告畢再拜主人進奉所改題最尊之
主卧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
善書者盥手西向立改題之陷中不改洗水以酒
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改題諸位如前曽
祖考妣改題為高祖考妣祖考妣及考妣及祔位
倣此乃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設位
(若禫月行祭則考妣異位○程子祭儀凡配止以
正妻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張
子曰譬之人情一室中豈用二妻須祔以首娶繼
室別為一所可也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
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與古
者諸侯之禮不同蓋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為
正又曰横渠之說似亦推之太過也)陳器(如時祭
儀)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
主就位(如時祭儀告辭見上)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祝文見上)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并
如時祭)納主(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盛以
笥奉歸祠堂以此遞升新主亦入正位於考妣有
先亡者至是合櫝奉親盡之主埋於墓所若族人

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神主當以主祭者所稱改題而旁題不稱孝若有親盡之祖始為功臣者則當依家禮別子親盡遷于墓所不埋而但國家待功臣甚厚使子孫不遷其主則祭四代之家並不遷之主乃五代也據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而祭于別室耶更詳之○凡祔位之主本位出廟則亦當埋于墓所(徹饌并如時祭)復寢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右答胡伯量問(大全))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盖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

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右答曾先祖書

日程張所論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入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云云

(天全)○答王子合書曰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

○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

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 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註此天子諸侯之禮盖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庙四時常祭自如舊也 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 或問四時祭几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退溪曰恐無妨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太全 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庙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

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麤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廢旣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也○程子曰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倂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張子曰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忘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禮記註)○語類問三年不祭朱子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又曰三年祭亦須

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銷排
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
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令
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朞功緦之類服
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廟燒香拜○[illegible]
[illegible]文卿問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不知當祭
否若祭則又何服答曰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
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illegible]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
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
亦祭朱子曰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
之萬一無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
行只得不祭曰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
食粥端的是不食粥○[illegible]叔器問今之墨衰
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答曰若能不出則
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illegible]
[illegible]答或人曰三年內家廟祭否先賢已有定論
今以無墨衰致有諸論之不一愚意有子弟者
令子弟行之上也無而自行者其服色前日愚
謬論玉色固不可其所謂白衣即河西所謂白

布衣似若差可所難者冠亦白布冠爲乖異如何愚今又思得一說與其創新而用白布冠衣孰若倣家禮所稱墨衰之服其制如今直領撲冠亦用墨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即藏之以待後祭出入勿服以取俗駭也或又問侍者冠只有俗所謂頭巾而無其冠又當着何帶曰墨衰冠帶之制未詳率意言之未安然似不過冠頭巾而帶亦墨耳或又問墨衰上衣下裳一如正服之制而但墨其色冠與巾亦必用墨爲之而只去腰首絰如何曰旣曰衰矣似當如示然未有考據不敢索言○[illegible]曰三年喪卒哭後則於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使服輕者行薦而餕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期大功則葬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畧行如上儀但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成服後則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墨帶行之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也又曰朱子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以俗制喪服當墨衰着而出入若無服輕者則喪人恐可以俗制喪服行祀○[illegible]曰墨衰

之制非古禮創自晉襄公何必更效為之如今俗所謂深衣亦墨衰之類○**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大全**竇文卿問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當何服答曰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祀只用深衣凉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退溪**曰宗子居喪宗子妻喪雖已過三年其子之祭其母亦當依家禮節日薦新行之不得別異於先祖而獨用時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曾子問曰

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脫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士虞禮

○特豕饋食饋猶歸也疏曰左氏云卜日曰牲此葬日虞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疏曰吉禮皆全左右胖不云側虞不致爵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疏曰特牲云視饎爨于西堂下今亦反吉也宇屋梠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

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籩饌于西坫上刌七本反苴猶藉也○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疏曰亞之者菹以東也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於正疏曰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於鉶東北以北為上向南陳之東北菹為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萑席藉猶薦也○今按賈敦藉用萑席特牲敦藉用萑註云萑細葦◎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

之南簞巾在其東流匜吐水口也○陳三爵于門外之右

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鼏也塾有西者是室南向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肵俎在燔東◎

記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陳

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腊在其中西上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曰惟有一豕而云西上明兼免腊也小牢禮二牲東上特牲禮牲尚右今皆反吉

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

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畧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

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內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祭

畧七體耳雜肺擧肺也少牢饋食禮曰擧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臑脰肉也䟽曰特牲尸俎十一體升魚鱄鮒九實于中㫒差減之○䟽曰特牲魚十有五也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㫒腊亦七體牲之類䟽曰特牲記腊如牲骨皆設扃冪陳之爈既陳乃設扃冪也○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於㫒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䟽曰公食記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一牲者容兼用其二○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籩棗烝栗擇棗蒸栗擇則菹刌也棗蒸栗擇則豆不楬（或作䰞）籩有藤也䟽曰大斂云䰞豆兩其實葵菹芋兩籩無藤栗不擇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

右陳器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

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吊服加麻矣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則異於朝夕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吊主人及賓之事◐右即位遂几◑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

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入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賓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鼏也長在左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鼏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佐食載則亦在右矣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盛[illegible]尊黍也設一鉶于豆南鉶菜羹也佐食出立于户西饌已也贊者徹鼏反于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郤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

拜稽首復位復主人之左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此祭祭於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接饗謂陰厭也佐

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

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疏曰擐衣以露臂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記載猶進柢魚進鬐猶猶士喪既夕言不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

始虞用柔日柔日陰陰取其靜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

處不寧曰祝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肅雍顯相敢用潔

牲剛鬣敢昧冒之辭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号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

者誤耳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 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号云 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 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 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 饗勸強尔之也

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已日再虞三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

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祀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 ○主人在室則

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 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

南面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間謂之依○◐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于房辟執事者主人及祝拜妥安坐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北也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擩人悅反○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旣祭則藏其墮謂𦚔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墮釋文作言猶墮𦢊䟽曰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周禮文見守祧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

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䟽曰特牲舉肺脊在俎敦後吉凶相變也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愽異味也䟽曰左者王豆之左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

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間啗肉安食氣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成也䟽曰祭統曰周人貴肩故云貴者要成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

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介猶祓也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疏曰上擧脊幹胳脽有肩臑肫三者故此直擧魚腊而已 經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所俎所俎見特牲少牢 ○記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為賤污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燋如初時主人倚扶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旣接神祝當詔侑尸也疏曰尸神象故云接神也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 ○ ○主人洗廢爵酌

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䟽曰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北面相反變吉也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日送爵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醋亦作酢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右主人酳尸尸醋主人◐

今按奠之所尚者在於醴前饗神之時祝酌醴奠觶于鉶南及尸既坐取所奠觶左手執之以右手祭菹祭黍稷肺乃祭奠於

是祝祝主人再拜稽首而後尸嘗醴而奠之此是第一節◐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雀席疏曰祝先得獻尊也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獻祝曰反西面位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盬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曰取校乃東面立○

右獻祝 左[illegible]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餙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尚棗

家義疏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此主婦自反者以喪尙鍛鍛反吉齊斬不執事此亞獻已有所事故自爲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膰卒爵如初酌獻禮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人儀

[illegible]主婦亞獻尸[illegible]祝佐食

賓長洗繶爵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持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番之節悲哀同

△記

尸謖祝前鄕尸祝道尸必先向之爲之節還出戶又向尸還過

主人又向尸還降階又鄉尸言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每將尸出還必有避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尸出○

告利成尸謖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也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賓闔牖戶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疏曰上文云復位是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大門外可知

○記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疏曰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既饗祭于苴祝祝卒記異之節者不綏祭無黍羹湆胾從獻不綏言獻記從始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終獻綏當為墮疏曰從獻肝燔也無尸闕此四事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主人入之親祝從啓牖鄉如初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疏曰詩塞鄉墐戶註北出牖也語異義同亦是牖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賓闔牖戶宗

入詔主人降 ○虞無尸饗 ○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遂卒哭謂主也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

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不稱饌

明主為告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于

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隮祔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

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 ○卒哭 ○記獻畢未徹乃餞卒哭

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尸尊兩甒于廟門

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扵北有玄酒即吉

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鬯不久陳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

在西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為俎貴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

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踊曰三獻皆不酢而奠之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
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
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
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
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
拜於大門外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
掖門○丈夫脫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
者為祔期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
中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

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褎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右餞尸于門外

◑記明日以其班祔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踈左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註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此不與鄭義同鄭意謂唯祔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禪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禪月逢四時吉祭即得在廟但未配而已又鄭註玄鳥詩君喪三年畢更有特禘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當為爪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膉音益◑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古文脰膉為頭嗌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用嗣尸虞祔

尚質未暇筮尸疏曰從虞至祔唯用一尸而已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
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疏曰按檀弓虞為喪祭卒哭
以後為吉祭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疏曰曲禮脯曰尹祭是天子諸侯禮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不稱牲記
其異者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卒哭成事
而後主各反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右祔
○記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疏曰虞
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右小祥○記又朞而
大祥曰薦此祥事○右大祥○記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小牢

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家禮源流卷之十一

家禮源流卷之十二

喪禮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疏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棲棲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托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疏顏丁魯人也

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旣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處葬後不復有所從矣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也○問喪註皇皇猶彷彿之意也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本文東夷之子也註不學而知禮者也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懈同倦也憂謂憂戚憔悴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全文見下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

章〔註〕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樂必崩○〔語類〕伊川主溫公喪子瞻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伊川不答邵志完聞之曰伊川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朱子曰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

〔雜記〕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語類〕朱子曰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 言言已事也為

人說為語

喪大記 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檀弓 高子皐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本文泣血三年君子以為難

雜記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 本文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疏衰齊衰也 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曲禮 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喪服四制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全文見下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

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

階出入不當門隧門隧門中之道疏曰許羸瘦不許骨露見視聽衰幾於滅性

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升喪乃比於不

慈不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不孝五十不致毀

六十不毀七十唯衰催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

以爲薑桂之謂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薑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

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

方氏曰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喪不慮居毁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毁不危身爲無後也

劉氏曰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

輯說見上初喪沐浴下

王制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七十唯衰麻爲喪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顚顚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顚顚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視瞻不審也繭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曰敬爲上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依禮經所載而

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也剡削○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旣卒哭遺人可也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

◎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飮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飮酒食肉皆爲疑死疑死恐其死也○孔子曰病則飮酒食

肉毁瘠為病君子不為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吊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見人貌有類其親聞人名與吾親同則為之驚變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不成喪不備居喪之禮節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大夫食之食士也酒醴見顔色故當辭

【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抑當初有司通達之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致事還致其事於君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

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利用兵以逐攻取之利一說利為例

服問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脫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雜記註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讀為藨齊衰喪屨扱衽親初死時扱深衣前衽於帶也吉冠有纚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〇有喪者專席而坐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〇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〇服問曰有憂者心不安席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

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

為勤勞之事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張子曰孔子拱而尚右是叉手以右手在上也必如此者儀頓不忘也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為之耳

雜記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小君服輕哀比兄弟酒肴之珍醇可發顏色者不飲食之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嗣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黨謂族人與親戚也○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

年之喪以吉拜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不與於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紫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贍假也)○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其縷反)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

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
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
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語類 朱子曰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吾意義要之必可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煩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爲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爲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

開元禮 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註言至哀無飾者○三年之喪凡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賓客已吊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大全 胡伯量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廡

幾內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答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illegible]董叔重問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為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朱子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為安耳如女已適人為父母服朞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畧去華盛之服可也○胡伯量問居喪以來惟着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不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

如何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語類）○【大全】胡伯量問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朱子曰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語類】又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朱子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不

或問喪禮不飲酒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如之何朱子曰與無服之親可也（語類）○

【張子】曰某始持朞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通解續】朱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起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程子】曰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辭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盖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

也官負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尊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文集)○【大全】李晦叔問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朞服而不解官為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朱子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者詳學制亦云不禁朞喪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大全】朱子答呂伯恭曰元善遭祖母喪遽援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目今進退無據前日来問欲請祠或尋醫勸其不若尋醫蓋渠以自幼鞠於祖母故欲如此然亦太輕率矣○【大全】葉味道問五服飲食居處之節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註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

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可乎朱子曰禮既無文不可强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又問大記言九月者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緦麻獨無明文其義安在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大全)○[大全]劉珙神道碑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宴樂同僚有喪亦如之○[語類]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或問今俗朞功以下不成服只用布帶失禮甚矣當其喪素衣布帶不處內不飲酒不食肉以終其日何如退溪曰朞功以下喪今人皆不成服親親之義衰薄甚矣此固君子所當盡心處但於緦小功亦然則又無輕重之殺昔朱子答葉味道曰緦小功不御於內禮既無文即當自如今人雖輕服當其布帶在身則并不食肉此意則好所當依行其餘不飲酒等事不必盡如所喻也○[退溪]答人曰居喪非甚不得已勿為出入其出入官府尤甚不可然此亦不可以一槩斷置其

有回營辦喪具不可坐待其自成者不少有出入亦須大段加兢慎斂避也○[西河]曰雖功緦之喪比葬亦須素服素帶雖已飲酒食肉亦當盡其日數不與宴樂

致賻奠狀 [演義]狀貌也以貌寫情於紙也○[金]氏曰此本書儀中書疏文公採入家禮

具位姓某 發書者之位與姓名也下具位姓某亦同

某物若干 [備要]香一瓣燭一對祭一筵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 [備要]某官某公女喪云某封某氏靈筵 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 歆納 [諺解]朱子曰神食氣曰歆

謹狀 年月日 [備要]有年號 具位姓某狀 [備要]若平交以下狀內無年他倣此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 [備要]某官某公女喪云某封某氏靈筵 具位

姓某謹封【輯覽】於書背上孤子姓名號疏或哀疏幷無謹封字蓋面為陽吉背為陰凶

【劉氏】璋曰司馬温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四聲通解】簽書文字押署也○【沙溪】按面簽未詳亾儀名紙幼少於尊長用之用白紙一半幅楷書其上曰侍生姓某再拜名帖適以下用之用箋紙一小尺書其上曰某拜所謂面簽

或如此否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

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備要】無子姪以族人名代答

具位姓某具位如以子姪發書則稱杖朞孫孝子自發書則稱孤哀之類於下答人慰疏可見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備要)云仁私 平交 以某　發書者名某親違世

大官云覓沒　特賜(備要)賜爲貺 平交 賻儀　襚奠隨事下誠

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

餘并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備要)平交云謹奉狀陳謝皮封同座

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

則狀內改尊慈爲仁私賜爲貺去下誠字後云

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某

人下云狀謹封

吊祭文式儀節補 維年號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朔越若干日干支祭

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尚饗○備要無越若干三字

門狀式備要補 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平交去此四字祗慰某位平交云某官伏聽處分平交去此四字謹狀年號日月某位姓某狀

牓子式備要補 某官姓某慰

慰人父母亡疏

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 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朱子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已久若遽

除去恐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矣不意
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邦國不幸後皆倣此 先某位
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
○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備要今改夫人為孺人 ○承
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并同○語類問妾母之
稱朱子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illegible]闕吊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
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小母南軒亦然攄爾雅亦有小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 奄棄 榮養
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母封至夫
人者亦云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 承訃
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遠也)惟

孝心純至思慕號絶何可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

朔經時即云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奉【左傳】云雨不克襄事註云襄成也

云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 哀痛奈

何罔極奈何不審 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

氣力何如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

唯冀 強加飦粥飦與饘同厚曰飦稀曰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

禮制某後事所縻在官則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

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未由奉慰悲係一係

連綿增深謹奉疏平交云狀伏惟 鑑察平交以下

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不宣謹狀【備要】卑幼云不具不悉不

一○【翰墨】上宰相恩官及父母師長前用不備
官屬平交用不宣以尊達卑用不具不悉不一日月
年號【備要】有具位降等用郡望【退溪】曰猶言鄉貫姓某䟽上平交
云狀某官大孝苫前母亡卽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苫
次【翰墨】曰易曰大哉乾元故父亡曰大孝至哉坤元故母亡曰至孝○又曰苫前旣葬則不可用之蓋
苫由設於廬葬之夕廬卽除矣　封皮䟽上某官大孝苫前具位姓
某謹封降等卽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次郡望姓名
狀謹封若慰人母亡卽云至孝
重封䟽上平交云狀某官【備要】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裴儀云裴氏書儀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
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劉氏書儀百日內云苫次

百日外服次如尊則稱苫前服前今從劉儀

父母亡答人慰疏

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 降等云叩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 禮記疏淚必曰聲而出無聲涕

出如血之故云泣血 出 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

三年之禮也雖於平交降等者亦如此但去言

字何則古禮受吊必拜之不問幼賤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云先妣承重則

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 攀號擗踊五內分崩

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隨時同前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父同 無望生全即日蒙 恩 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祗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 尊慈 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 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其為哀感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 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 降等云狀 荒迷不次 輯覽 凡居五服之喪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語無次序也或弔他人亦言不次者蓋悼亡者故也其或具

慶者不可稱也 謹疏 降等云状月日年號 備要 有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備要

按翰墨全書心喪云申心制或曰心喪居禫服云居禫祖父母喪云縗服妻喪云朞服而具書姓名於其

下即所謂具位 姓名疏上 某位座前 語錄 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

等謹空 [illegible]許國 曰謹空如左素左地餘白之類䙡時亮曰空即白字意也○或云謹空如謹空

其紙尾以待教之言恭平交以下去此二字敬之辭也未知孰是

封皮重封并同前 但改具位爲孤子

朱子 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曰

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丘氏

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

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孫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孫之子非所謂自稱也鄭氏禮經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孫明三十以上不得謂孫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具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從俗亦可○退溪答人書曰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者前後子孫哀之稱果似互有嫌礙來示所舉只稱孫子者爲得之禮於後母生事喪祭一如已母何可以非已生而遽稱哀於其生之日乎前母之子既不敢稱哀於後母之存則後母之子不稱哀又何嫌於前母之已乎或人所謂連書則同稱分書則異稱甚苟而無理不可從也○又答人曰非繼後而爲收養父母服者所重在已之親不可稱孫哀也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 子孫不用此句 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 祖母曰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即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幾府君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子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并同降等則曰賢無官者稱秀才承 訃驚怛不能已已妻改怛為愕子孫但云不勝驚怛 伏惟恭惟緬惟見前 孝心純至哀痛摧裂何可勝任 伯

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沉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沉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寒寒溫隨時不審尊體何似稍尊云動止何如降等云所履何似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遠誠連書不上平某事後所縻在官如前未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謹奉狀伏惟鑑察平交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備要有年號具位姓名狀上某位服前平交云服次

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

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云私家不幸○子姪孫云私門不幸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曰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逝○子姪孫

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 伯叔父母姑兄姊

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妻云摧痛爲悲悼○

子姪孫云悲悼爲悲念 伏蒙 尊慈特賜慰問哀感

之至不任下誠 平交降等如前 孟春猶寒 寒溫隨時

伏惟 恭惟緬惟如前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 平交不

用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 某即日侍奉 無父母即

不用此句 幸免他苦未由面 訴徒增哽塞 哽咽塞也又哽

咽悲塞也 謹奉狀上 平交云陳謝不備 平交如前 謹狀 月

日 備要 年號 有 某郡姓名狀上某位 座前謹空 平交如前

封皮重封如前

劉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以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啓狀止於小簡中言之雖亦可行但裴儀舊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不敢輒删

擬祖父母父母已謝人吊賻會葬不行躬謝疏儀

節補　備要用之

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則云先妣承重則祖父曰先祖考祖母曰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蒙下吊(平交以下則曰臨吊)又賜賻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又厚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見衰絰踵門拜謝奈纍然重服哀疚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

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高明(平交以下去上
字)伏惟尊慈特賜鑑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此
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備要有年號)孤子(母喪
稱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承重稱孤孫哀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
皮重封并同前○**位式**曰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
戚僚友來吊祭賻奠者其哀子必具衰經躬造其
門拜之謂之謝若有不行者惟責叢焉謂之不知
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纍然衰服奔走
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
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
今擬為書一通既襄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明
之來祭奠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然
後行之謹錄于此以備採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
自處又當以禮愛人痛
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附錄稱呼類 父本族祖父母 公公某官尊前無
官封者不必稱婆婆某封尊前或嫣嫣自稱
孫 小孫 稱人令祖 令大父 令祖母
答稱家祖大父 祖母 伯叔祖父母 伯公

叔公伯婆叔婆尊前自稱姪孫從則稱從孫
族則稱族孫 稱人令伯祖 令叔祖 令
伯祖母 令叔祖母 答稱伯祖 叔祖
或稱家伯祖 家叔祖 伯祖母 叔祖母
父母爹爹某官尊前 媽媽某封尊前 或
姊姊 自稱男女子 自稱阿奴男婦 自
稱媳婦 稱人令尊丈 令府丈 令親 答
稱 家父大人 老母 老親 俗稱父親母親
伯叔父母苐幾叔父某官 苐幾叔母某封
尊前 伯同 自稱姪 從則稱從姪 或稱
從子 族則稱族姪 稱人令伯父 令叔父
令伯母 令叔母答稱家伯 家叔 伯母
叔母 兄幾哥兄長某官尊右 從兄族兄
同 自稱弟或稱小弟 從稱從弟 族稱族
弟兄之妻家嫂嫂氏 自稱 稱人 令兄
令昆 令嫂 答稱 家兄 家嫂 嫂氏
弟幾郎賢弟 從弟族弟同 自稱兄或
稱早兄 從稱從兄 族稱族兄 弟之妻幾
嫂 自稱 稱人 令弟 玉季 令弟婦
答稱舍弟 弟婦 子一稱其名 或稱位

茀　自稱父母　或稱老父老母　子之婦
幾婦　從族子婦同　自稱　稱人　令似令
即　令器　賢家婦　答稱　頑子　小兒
豚犬　子舍　長婦　從子即姪　幾郎賢姪
族子同　自稱伯則稱伯　叔則稱叔　稱
人　令姪　答稱　姪子　孫　稱其名　從
族孫同　或位茀　自稱祖翁　伯祖　叔祖
伯公　叔公　孫婦　幾嫂　自稱　稱人
令孫　蘭玉　令孫婦　答稱　小孫　孫
子　孫婦○姑姊妹女子適人之族　祖姑
姑婆　某封尊前　自稱姪孫　稱人　令姑
婆　答稱　祖姑　家祖姑　姑幾姑某封尊
前　父之姊曰伯姑　妹曰叔姑　自稱姪　稱
人　令姑　答稱　家姑　舍姑　姑之夫茀
幾姑夫某官尊前　自稱　內姪　稱人　令
姑夫　答稱舍姑夫姑之子兄則稱茀幾表兄
某官茀則稱茀幾表茀某官自稱茀則稱表茀
表忝兄則稱表兄忝表稱人令表兄令表茀姑
之舅姑親家太翁親家大婆自稱忝眷姊幾姊
某封尊右自稱小茀茀女則稱妹女茀妹幾妹

某封或稱賢妹自稱兄女則稱女兄稱人令妹令女兄令妹荅稱女兄家姊舍妹姊之夫苐幾
姊夫某官尊右自稱內弟妹之夫苐幾妹夫某官自稱內弟或稱眷末忝眷稱人令姊夫令妹
夫姊妹之舅姑親家丈親家母亦曰姻家自稱忝眷姊妹之子苐幾賢甥某官自稱舅姊之子
則稱叔舅妹之子則稱伯舅稱人令甥荅稱甥子亦曰小甥女之子與男子同孫或稱幾姐自稱
父祖父母祖母稱人令愛令女孫荅稱小女小女孫女之夫苐幾賢壻某官或稱賢親自稱外
舅姻末稱人令女壻貴客令東床俗稱令坦荅稱女夫子壻半子女之子幾孫自稱外公稱人
賢甥令甥宅相荅稱外孫甥子女之舅姑尊親家長尊親家母自稱忝眷忝戚稱人令親家幾
丈荅稱姻家○母族母之父母外祖父某官外祖母某封尊前外公外婆自稱外孫稱人令外
祖父令外祖母荅稱外祖父外祖母母之兄弟尊舅某官尊前其妻曰尊妗某封尊前自稱甥
稱人令舅令妗荅稱舅氏或稱家舅妗氏母之姊妹幾姨某封尊前俗稱姨嫣其夫曰幾姨夫

自稱甥子稱人令姨令姨夫荅稱姨氏姨夫母
兄弟之子長曰表兄幼曰表弟荅稱表兄表弟
母姊妹之子同母兄弟之子自稱同上母兄弟
之孫表姪從則曰表從姪自稱忝表或稱表末
○妻之父族妻之父母外舅某官尊前外姈某
封尊前自稱子壻女壻稱人令外舅俗稱令岳
丈令外姈俗稱令岳母荅稱人妻父妻母妻之叔
伯母俗稱尊伯丈尊叔丈伯丈母叔丈母自稱
姪壻妻族內外皆可稱門壻稱人戚親幾丈荅
稱妻伯妻叔妻伯母妻叔母妻之兄弟內舅某
官自稱內兄內弟稱人令舅荅稱妻兄妻弟妻
之姊妹姨自稱妻姊妹之夫姨夫自稱友壻連
襟稱人令姨令姨夫連袂荅稱妻女兄姨夫妻
妹妻兄弟姊妹之子表姪自稱姑夫稱人令表
姪荅稱
妻姪

求挽詩小劉子某泣血控告伏念某罪逆不孝
禍延先考號天哭地無所赴愬重惟先考受知
聖朝致力從列平生敭歷中外皆知今將襄奉
欲得名世鴻筆發揮幽潛以授挽者輒敢稽顙

百拜奉壙旨以請仰丐 台慈特加矜允存沒
均受大賜僭易惶恐伏乞 台察○又某等不孝
忍死先君襄奉含哀茹苦擬干大手賁爾邉蕭
之章倘蒙矜允則存沒均被華衮之榮行實拜
呈台察○答式某伏承貺翰示先丈行實以挽
章猥賜垂諭極荷不鄙先丈某官淸名偉節照
映一世夫豈愚庸所能發揚其萬一耶聊復章
課以塞嚴命玆審窀穸已遂吉卜某偶以卧病
不能預挽紼之列引領東望殊用懊愴匆匆占
報伏乞台察○又某不意變故太宜人奄棄奉
養日月如流遷至成服致力襄事承需挽詩
顧鄙語不足以相哀紼下意之勤敢不勉奉

家禮源流卷之十二